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李斯詠

謄録監生臣杜鋒

經部四

周禮詳解

禮類一 周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周禮詳解四十卷宋王昭禹撰陳振孫書録解題曰昭禹未詳何等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于龜山楊氏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里當為歙欽

時人今按其書解惟王建國云業格于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解匪頒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從匸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解圃曰園有衆甫謂之圃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鱅曰魚之乾者肅以致之解司徒云于文反后為司蓋后從一從口從𠂆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

已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已從𠂆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為執事之法而已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葢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發明義㫖則有不盡同于王氏之學者如解泉府以國服為之息云各以共所服國事賈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

衰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歛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為償矣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于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恐収還其毋而不得葢已目睹青苗之獘而陰破其說矣至其闡發經義有足訂註疏之誤者如解載師里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廬入居在里其屋有田

以出粟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歛之謂之屋粟不從先儒以里布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為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因當時正役後因遠近劇易而制云云皆為先儒所未發故宋人釋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竒講義多引其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五官皆不載敘官元末朱申作句解葢從其例究為

一失今姑仍舊本録之内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攷昭禹自序末云因釋文而作則釋文或後人所增入又以德明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歟今仍録其音釋而德明之名則附著于此不復並列簡端焉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禮詳解原序

道判為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為三百六十非故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衆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域法象

而為天地變通而為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體道之常有以觀其微其精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天且弗違尚何事於仰觀俯法然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矣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故因天地之大美達而為治教因四時之明法達而為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為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

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所為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於形名度數之粗而禮之理實隱於道德性命之微即事而幽者闡即理而顯者微然則禮其神之所為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無乎不為聖人立禮以為體行禮以為翼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為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為道之華而不知為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之偽又烏知禮意哉王昭禹光

遠序

周禮詳解原序

周禮互註總括

經禮三百（禮記）

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上文註）

文武所以綱紀百官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於鄭玄（春官疏）

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上文同）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左序）

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

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

或問周官曰立事揚子重黎篇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

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也敢忘其禮乎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文中子魏相篇

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上文註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為當魏徵對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周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頹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仲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徵入上曰朕

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唐錄論禮樂事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前藝文志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同上

周公所制百官品物備於此矣晉禮志

沈峻尤長三禮陸倕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南史本傳

褚無量建議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折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唐本傳

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

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三禮正義

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求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秘府時儒以為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註同上

周禮互註總括

周禮詳解卷一

宋 王昭禹 撰

天官冢宰

治教禮政刑事謂之六官治非天事謂之天官治以道為本故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教以化為本故也禮以仁為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本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為本故事曰冬官本末相因先後相應故則更新終則復始天地四時之道也萬物之理也聖人之立六官蓋法天地四時以治萬事者也然治有本末不知其本則不能起用以應物不事其末則不能反本以復道先王於是以

官摽本以司伺末治官曰天以道為本教官曰地以化為本禮官曰春以仁為本政官曰夏以禮為本此之謂摽本教官謂之司徒教以徒為末政官謂之司馬政以馬為末刑官謂之司寇刑以寇為末事官謂之司空事以空為末此之謂伺末有本有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治所以為大備歟以變制為事與時偕行新之無窮者宰也故共刀匕者亦謂之宰列子曰望其壙宰如也爾雅曰山頂曰冢宰於地特高冢於大為上故冢謂之宰也冢宰又謂之大宰者列職於王則冢宰與六卿同謂之大百官總焉則太宰於六卿獨謂之冢

惟王建國

業格於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王者天下之利勢國者天下之利用王之利勢待國而後立國之

利用待王而後行此六官之首所以皆先言惟王建國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傳曰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亦此意矣古之聖人或以道而皇或以德而帝或以業而王非其不同亦各趨時而已王之制始於夏成於商大備於周周之王也純矣故三辰則登於旗衮衣則首於龍明以人道而王也王之始立必有國焉故曰惟王惟者慮患之思為能始事故惟始事之辭然王之於國非徒立之必有以作而立之故曰建蓋於此為能行而於彼為能述故也

辨方正位 本亦作辯 辨方免反

物類所聚而通上下者方也人所立而下覆上承者位也王者建國必於天地之中者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百物阜安乃可建國故也於是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

以求地中此之謂辨方葢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故於四方不可以不辨辨者因其列敵而制之也既辨方矣於是立宗廟社稷市朝之位立宗廟於左以人道之所向立社稷於右以地道之所尊立朝於前則義在所先也立市於後則利在所後也此之謂正位止於一之謂正位有以正則左右前後各止於一而無雜擾之患矣詩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則辨方正位非特王國為然雖諸侯之國亦然

體國經野

遂人曰造縣鄙形體之法葢陰陽適平之謂形形有所分謂之體若肉以骨為體則有貴賤之別若德以禮為體則有隆殺之辨宮城門闈堂室之類高下廣狹之制凡在國者莫不有體此之謂體國匠人曰

國中九經九緯益直為經横為緯常為經變為緯若織之有經則常而不變之意若水之有經則直而不曲之意井牧溝洫田萊之類遠近多寡之數凡在野者莫不有經此之謂經野先體國而後經野治自内而外也公劉之詩曰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則言經野之有法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則言體國之有制先經野而後體國者以言公劉之厚於民故也

設官分職

為治之所覆有主治者若臯陶則謂之官所守在下以聽乎上而無或傷焉則謂之職官言其所司之人職言其所掌之事設官則官府之屬是也分職則官府之六職是也陳而飾之之謂之設别而制之謂之分

官必因其人陳而設之故曰設職必因其能别而制之故曰分

以為民極

屋之棟謂之極道之中謂之極葢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先王設官分職內以治國外以治野建置在上如屋之極使民於是取中而庇焉故曰以為民極極於道為大中在皇為皇極在民為民極洪範曰建用皇極又曰皇建其有極此皇極也又曰凡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此民極也皇之所以保極者錫之於民也民之所以能有極者取之於王也皇能建之然後民能錫之皇能為之然後民能敎之則皇極民極皆本於君也夫辨方正位所以奉天時體國經野所以分地利設官分職所以治人事先王建國非他上以奉天時下以分地利中以治人事凡以為民而已此所以終之以為民極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六官之首皆於以為民極之後言乃立某官者蓋乃者有以彼而繼以此之謂先王之立官凡以因彼民故也然言乃立天官而下謂之建者蓋立乎上者能大而覆下立乎下者能一而承上則立者能得位而已非若建則能作而立之也使帥其屬者既立其官以事非一人所能獨治故設屬以佐之使小傅大使卑相尊大因得以臨小尊因得以統卑若心之制體若臂之運指其屬各有所從焉掌邦治者濯物而使潔以物而使從者治也六官各有所掌而冢宰所掌者邦治而已言治則別於教禮政刑事故也夫六卿分職各帥其屬而冢宰掌邦治則唐堯百揆之任也蓋天地之官父母之道也四時之官兄弟之道也地與四時皆本乎天母與兄弟皆承乎父則六官莫尊於冢宰而冢宰皆得以摠之也以佐王均邦國者地道尊右而卑左則左之為助不如右之力也故以左助之則為之佐以右助之則為之佑冢宰於六卿雖

尊然非論道以助王也作行之而已遠近適於勻之
謂均均者平之至政典足以平邦國而治典猶不足
均邦國則均邦國者王之事也冢宰特佐王而已非
其所得專也冢宰所不得專治典所不能及所謂經
而緯之存乎其人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王所以均邦
國之道也然此以均邦國則言佐王書又言冢宰總
百官均四海者蓋均邦國者道之任均四海者職之
事冢宰正以賦事理財為職宜其均及於四海之遠
矣非特是也小宰之均財政典之均萬民均人之均
地政土均之平土地之政莫非均也
其所均者小此皆下之所得專也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
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

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治直吏反胥上聲

先王因事以建官官之尊卑衆寡皆以稱事之詳畧以其所治者畧故官尊而其數寡以其所治者詳故官卑而其員衆使之上下相親小大相維轉相副貳而事益舉矣知進止之節有養人之道而能上達者卿也循道以進退其智足以帥之而有大焉者大夫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益非特諸侯之卿為然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小宰者治官之貳以屬大宰而言故曰小宰宰夫者治官之攷貴其以智帥人故曰宰夫志於道而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上士乃元士即孟子所謂受地視子男者是矣以命數推之天子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元士益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故黨正曰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一命下士也三命上士也下士獨謂之旅則衆故也衆則卑惟上所使從人而不

自用故曰旅下士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徵令葢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徵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胥以統徒一胥而十徒從之故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謂之胥則以其賤而在下亦能養人也謂之徒則以其尤卑而行趨走以供役也鄭氏謂府史胥徒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葢自下士以上皆王命也而穆王命太僕曰慎簡乃僚則雖以王命命之而為之長者得簡之也府史胥徒雖非士而先王之用人無流品之異其賤則役於士大夫而不恥其貴則承於天子而無嫌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其祿以是為差府史胥徒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皆供其職以賦祿焉使足以代其耕故市不役賈野不役農而公私各得其所

大宰上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設官矣則分職以治之大宰以官言職以所治之事言故曰大宰之職天官自宫正而下皆直言官名而不言職獨於大宰小宰宰夫言職者葢大宰者治官之正小宰者治官之貳宰夫者治官之攷以其所職特尊於治官之屬故言職以別之推此則教禮政刑事之官皆然也載大常之道尊而行之者謂之典六典則治教禮政刑事之書也六官雖分職掌六典大宰則合六典之書而建之葢治之於教禮政刑事猶道之於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皆不離乎道則教禮政刑事皆不離乎治也大宰雖兼六典而建之然其官則治官其職則治職故其佐王者特曰治邦國而已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

十掌邦治亦謂是也然序官曰佐王均邦國此曰佐王治邦國者蓋治則理之而已未至於均也王之於邦國非特治之而已又以道均之則均邦國者王之事非治典之書所能及也及其帥屬以佐王然後可以言均焉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直而有常謂之經小而有所係謂之紀治典頒之於邦國治其直而不致其曲治其常而不致其變制其經而已故以經邦國揚子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紀綱惡得一日而正諸蓋紀者綱之目而係乎綱者也綱大則能持衆紀小則不能通物紀之而已萬民王所自治其事致詳焉故治典所以紀萬民官府治之法所自出故特曰治官府有經則宜有緯有紀則宜有綱經而紀之者典也綱而緯之存

乎其人矣先邦國而後官府先官府而後萬民小大之序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教典曰安邦國治擾謂之擾則擾有順意教萬民將致其詳故曰以擾萬民教則合天人之道擾之使勉焉官府教法所自出故曰以教官府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諧戶皆反

不乖之謂和合而和之之謂諧禮典頒之於邦國燦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則不乖而和矣故曰以和邦國施之於萬民則非特和之又合而諧之故曰以諧萬民書於八音言克諧於神人言以和矣八音清濁小大其音不同當合而和之故言諧則諧詳於和可知禮所以統百官禮行於此而彼從焉故

曰
統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遠近適於均之謂均大司馬掌
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則政典以平邦國者使
小大高下各當其分矣施於萬民則非特平之而已
又使遠近各適於均焉故曰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
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責之使屈謂之詰約其緩散謂之糾刑則致其誅戮
詰者刑之意糾者刑之事詰於刑為略糾於刑為詳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詰四方則詰者加以
威讓文誥而已則詰為略矣八法言官刑以糾邦治

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則糾糾爲詳矣於邦國言詰於百官言刑萬民言糾詳畧之序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財物充積謂之富性命不殀謂之生因其力之所勝謂之任百工興事造業則財物充足於此矣故事典曰以富邦國萬民有事則足以養性命而無殀其所生故曰以生萬民百官則因其力之所勝而任以事故曰以任百官治典教典曰官府禮政刑事曰百官蓋官府言一官之屬百官言六官之屬天地之官父母之道也嫌於不分故言一官之屬以別之四時之官兄弟之道也嫌於不通故言六官之屬以包之若夫六官之序雖以天地四時爲先後然其所主亦不能無意蓋天下不可以無治無治則亂矣故一曰治典治所不能治然後教故二曰教典教所不能化然後禮故三曰禮典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故四曰政典

政所不能正然後刑故五曰刑典刑之不能勝則有事焉終則有始故六曰事典

以八灋治官府 灋古法字

勞心於道者君之任勞力於事者臣之職君勞於道則以道制法臣勞於事則以法守事惟以法守事此大宰得以八灋而治之矣官府者百官所居之府八灋施於官府則事為之制典為之防其制足以兼天下之事物其防足以盡事物之情偽本數末度燦然而有序大綱小紀有條而不紊百官循此以為行莫不繩繩然秩秩然雖有智者不敢淫意以亂法雖有愚者不敢率私以廢法八法之於治豈小補哉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夫一人之能不足以兼天下之事故設屬以佐之屬則以小而傅大以畀而隸尊大事則必從其長小事

則得以專達故邦之治可舉舉者有所執而興起之謂也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者是矣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六官所治之事謂之職若治職則主於平邦國均萬民教職則主於安邦國寧萬民至於禮政刑事皆各有職也六官有職則其事各有司存故曰辨辨者因其列敵制而分之也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合其事以共治之之謂聯葢事非一職所能獨治則聯事以供之若祭祀賔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與凡小事皆有聯所謂官聯也有官聯然後官治可合聚之故曰以會官治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常謂故常也夫法出於道制而用之則為法常出於事循而行之則為常葢六官之聯事有非法之所能該者於是乘時立事與機制宜以昔之所常行者於今列之以為常若祭祀賔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聯事則皆有故常也百官有違而背焉則以此故常聽之故曰以聽官治書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典則所守之法常則所循之常與此官常同也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始終無虧之謂成言成則事之始終皆一定而不可虧矣葢比居簡稽版圖傳别之類其事皆有一定之成體聽萬民之治則以此經之而已故曰以經邦治謂之經則以非致曲盡變之意

六曰官灋以正邦治

既曰以八灋治官府又曰官灋以正邦治者以八灋者治官府之大法官灋者百官各有奉行之法也若大宰垂治象之法司徒垂教象之法六官之屬所承以治事者無非法也以其施之於官故曰官法百官各循法以治事則無侵官之冒無離局之姦治由此而各止於一矣故曰以正邦治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所以治天下者謂之邦刑所以治官府者謂之官刑書曰制官刑儆於有位又曰鞭作官刑是以古之在官者必有鞭刑以儆之有刑以儆之則可以約其緩散故曰糾邦治然古者刑不上大夫則官刑之所施者自士而下故也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弊必世反

摠其善否多寡之數謂之計先王用六計以聽百官之行能故謂之官計有官計然後可以審斷羣吏之治故曰以弊邦治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則治弊謂之弊矣則弊有審斷之意司寇曰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萬民之獄訟以邦法弊之則弊詳於斷矣然或言邦治或言官治者葢官聯官常六官之通治雖六官之通治而各致其一官之治故言官治以別之與天地之官嫌於不分稱官府同意餘則各致其一官之治雖各致其一官之治而六官相待而成治故言邦治以包之與四時之官嫌於不通故稱百官同意

以八則治都鄙

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所食之采地也以有邑都焉則謂之都以其在王國之鄙則謂之鄙然則都者

君子之所居也故都有美意鄙者野人之所居也鄙有吝意王之治邦國頒常而已故以六典治王之治官府則致其悉故以八法治都鄙者畿内之諸侯比邦國則為近比官府則為遠近而官府治之以八法則為詳遠而邦國治之以六典則為畧都鄙在遠近之間宜適詳畧之中故治之以八則使有所揆焉則詳於典而畧於法矣先言治邦國則六典以佐王治為大故也先八法治官府後八則治都鄙則以大宰所治内外為先後也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馭魚慮反

備物以致養之謂祭升禋以寧神之謂祀用人義以通神之謂享祀求諸陽以祭之道所以奉天神也祭求諸陰以祀之事所以奉地示也享求之陰陽之間以祭祀之意所以奉人鬼也分而言之二者各有所

主也合而言之則一而已此所以言祭祀而不言享凡造都鄙必先立宗廟社稷諸神之祀故八則首曰祭祀以馭其神夫神之為道雖幽無形聲可測然其為德則聰明正直依於人而行先王通幽明之故以知鬼神之情狀故循道之序以制禮因禮之數以事神位有尊卑則禮有隆殺使其神所享惟祭祀之從而已此之謂馭則非特治之而已其疾徐進止制之在我如馬之在馭焉惟神者之聽也神以是而無雜揉鬼以是而無靈響凡以馭之使然也老子曰以道馭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馭之也書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以數馭之也祭祀以馭其神以禮馭之也若夫典祀弗舉淫祠無禁巫祝費財妖眚傷民非所以馭其神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

社稷諸神之祀既立然後立朝廷官府施法則焉故以法則次於祭祀之後因時立制而事致其詳者謂之法利而制之使有所揆焉謂之則其詳有法其畧有則則官之所以守惟法則之從此所以馭其官也既以八則治都鄙又曰灋則馭其官曰又所以致其詳者也與八法又曰官法正邦治同意夫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則馭其官者不可以無法則若夫上不知所制下不知所守私義害國私智非其上非所以馭其官者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既施法則以馭其官則違從廢舉可考而廢置之矣夫治以致其事者吏也在所察治故以廢置馭之廢者使之不得興置者措之使有立人之常情不勸則不勉不威則不懲廢之當其罪則怠者畏而懲置之

當其功則勤者勸而勉是故先王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所以盡吾廢置之道矣馭其廢置此吏之所治惟廢置之從也言廢常先置必有廢然後有置也然管子曰必有置然後有廢何也蓋廢置不必常或因廢而有置或因置而有廢亦惟其時物而已若夫治不時考政不歲會勤不保置怠不忠廢則非所以馭其吏也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夫廢置所以治之祿位所以待之治之者政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禮則將免而無耻故於廢置之後繼之以祿位以馭其士夫學以致其道者士也在所崇養故以祿位馭之祿所以食之也位所以立之也祿不以無功而制位不以無德而授則天下日奮於有功而進於有德此士之所事所以

惟祿位之從也若夫祿不論功位不議行
貪汚取富誣偽取貴則非所以馭其士也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夫廢置足以馭其吏祿位足以馭其士則政教立矣
政立所以富之富之然後賦貢可足故先祿位而賦
貢次之夫以政取下謂之賦以職供上謂之貢上之
所用欲其不匱則當量入以為出故使其所用惟賦
貢之從則斂不加於民而用足矣若夫征求無藝貴
出無節奢或僭上儉或廢禮則非所以馭其用矣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夫賦貢出於政禮俗具於教政所以富之教所以穀
之書曰既富方穀故先賦貢而禮俗次之禮則上之
所以制民俗則上之所以因民無以制民則政廢而
家殊俗無以因民則民偷而禮不行故馭民當以禮

俗而使民之所履惟禮俗之從而已若夫人自為禮莫之統一家自為俗無所視效則非所以馭其民也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夫賦貢以馭其用者政也禮俗以馭其民者教也政教立然後繼之以刑賞以刑賞為政教之末也刑以誅惡而作威賞以待善而作福威福並行而不偏廢則為下者畏而愛之書所謂德威惟畏此也苟任刑而無賞則人有怨心豈能使民聽服而畏哉此刑賞所以能馭其威而使下之所畏惟刑賞之從也若夫刑以幸免賞以苟得慢公死黨畏衆侮上則非所以馭其威也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刑賞以馭其威威立矣然後衆為用故先刑賞而田役次之田所以簡衆役所以任衆簡之有禮則能者

為之使而足以制變矣任之有義則有力者為之用而可以舉事矣能者為之使有力者為之用凡以田役而已此田役所以能馭其衆而使衆之所會惟田役之從也若夫富貴役貧豪强兼衆使之則怨作之則懼則非所以馭其衆然治莫大於天下莫小於都鄙治都鄙如此則治天下可知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柄兵命反

夫樸緻則為罷操罷而致用則為柄易曰謙德之柄蓋人道惡盈而好謙則德之用實操以謙傳曰禮義治國之柄蓋上好禮義則人莫敢不敬莫敢不服則治國之用實操以禮義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八者王操之於此而羣臣為用於彼若罷之有柄焉故曰八柄賈山曰富貴人主之操柄其言亦本於此八柄操之在此則羣臣疾徐進退惟我之聽矣故曰馭羣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非人臣所得與故

大宰以此詔王詔者以言告之而已然有言詔王有言佐王有不言者葢六典治邦國事之大者大事王與冢宰共之故六典言佐王佐王則冢宰與有力焉八柄馭羣臣之大權獨王之事也故言詔王詔王則冢宰有不與焉於八法則直言治官府都鄙則小治大宰所得專之也

一曰爵以馭其貴

資於尊而為人所奉者爵也故與尊爵之字同先王制爵以待有德德有小大則爵有尊卑外之為邦君則有公侯伯子男内之為王臣則有公卿大夫士五儀之命見於諸侯五等之命見於諸臣凡此類者皆王之所爵也天下之人苟有之則貴無之則賤非王爵之則無貴也此所以馭其貴若夫人以私義自高而爵不足以貴之則失所以馭其貴之道也

二曰祿以馭其富

别其功狀而報以利者祿也祿以待有功功有多寡則祿有厚薄故司勲等其功則王功曰勲終於戰功曰多上自國君下至庶人有授之田有授之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若此類者皆王之所祿也天下之人苟得之則富不得則不富非王祿之則無富也此祿所以馭其富若人以私利自厚則失所以馭其富之道也

三曰予以馭其幸

先王之法以功然後制祿以德然後詔爵非此族爵祿之所不加故天下無幸民若夫其賢不足爵其功不足祿而以恩施者予也故謂之幸然其予出於聖人之私恩而幸亦不可以為常襄子曰德不純而福

祿並至謂之幸此予所以馭其幸然則非王予之則無幸也若取予自恣不待王幸之而後予者失是矣

四曰置以馭其行

苟錯諸地謂之置則不在所廢者皆在所置也先王之於羣臣因其有功則置之然置之在位豈特使之有功而已哉又馭之使有行也夫在位之臣惟其無行是以貪汙誣偽無所不至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蓋大臣有行則循然而不敢為非小臣有行則廉潔而不謀利此置所以馭之使有行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管子曰擅生殺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盤庚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則人稟命而生雖本乎天而所以生之乃在乎君則此所謂生者王使之生也王使之生則可以生而生者也列子曰可以生而生者天福也

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得生足以為福矣若夫生殺自恣不待王福之而後生則失所以作之柄矣

六曰奪以馭其貧

予則以私恩予之奪則以公義奪之凡有位之臣皆受詔於天子雖小大尊卑之不等無以分之皆可為富非王奪之則無貧矣此奪所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

不在所置則皆在所廢廢者使之無保其位也盖怠者不患廢則有至於罪矣先王有廢以馭之使怠者患廢而被廢者不得至於罪此易所謂小懲大戒也故曰廢以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誅者責而敎之從言者有敎告焉然後可以為誅也從朱者朱含陽為德聖人敎陽德而為赦則含陽德所以為誅誅之意為責而其事為殺大宰所謂誅者殺也殺以馭其過則殺之使衆知懼而莫敢為過失也八柄與內史同而內史變誅為殺者蓋誅言其意殺言其事大宰大臣詔王馭羣臣者也當以道揆故言其意內史有司詔王治當守法而已故言其事誅又訓責而知大宰所謂誅為殺者以內史見之也先王治刑常期於無刑罰常期於無罰故以過而廢所以懲其小使被廢者以此大戒而不敢為罪以罪而誅所以治其大誅一人而千萬人懼使衆皆知莫敢為小過刑罰清而民服者常以此也大宰八柄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威之意至於內史則慶賞刑威雜而莫知其先後者主以法守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馭羣臣者政也故曰柄柄者操此而彼為用也馭萬民者教也故曰統統者舉此而彼從焉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蓋元氣也天形也乾以氣而統天之形故其形之運動惟氣之從八統之馭萬民何以異此夫主者民之倡上者下之儀彼將聽倡而應視儀而動王躬行於上而民從之於下若絲之係物為所統者充入焉故八統之法皆王所躬行而可以馭萬民傳曰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此曰萬民者蓋合天下而言之則謂之兆民分一國而言之則謂之萬民王之所馭畿內而已故曰萬民

一曰親親

宗族兄弟天屬也以天屬者合之以天宜致親以親之故先王惇之以恩敘之以禮合之以飲食同之以

福祿愛之所立則必先於此施之所行則必始於此如是則親者無失其為親矣親親孝也仁也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故堯親九族而黎民於變時雍

二曰敬故

故舊朋友人屬也以人屬者合之以人易失於慢而不敬先王於是以燕飲致其恩以賓射致其親久要而不忘無故而不棄所以敬之也則故者無失其為故矣敬故仁也義也馭以敬故則人莫慢其故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民德歸厚良有由哉

三曰進賢

宜為人臣佑上而利下者賢也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禮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朝廷待之而尊

民心之所願與宜使之在位故進之馭以進賢則民
知德之不可不務故大司徒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四曰使能

能有材藝者蓋人之受性於天有所謂材性就其德
性而充之則為賢就其材性而充之則為能賢則承
之故進之在位能則庸之故使之在職馭以使能則
民知能之不可不勉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五曰保庸

司勲曰民功曰庸莊子曰庸者用也用者通也蓋施
於民者通其變而有常用之道故曰庸先王之於天
下莫非為民也故六功皆以民功為主有庸而能保
則妨功害能之人不乘間投隙以肆其欺而英姿茂
烈無蹈於擯棄之地此庸所以必保之也保者若保
赤子然左右而無使犯害矣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

之不可害而日奮於有功故大司徒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六曰尊貴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而曰朝廷莫如爵則爵以馭其貴而朝廷之所尊也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先王以德制爵則爵固貴矣未必尊也然有德進則朝廷尊而德固有可尊之實先王因其實而致勸焉此貴者所以必尊之也葢以德對道則道為尊而德為貴合而言之則德出於道亦道之在我者也則有德者豈特爵之使貴哉固在所尊矣馭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而小大各安其分孟子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此曰進賢尊貴者葢貴貴者臣之於君也尊賢者君之於臣也臣之於君賢有時而屈故曰貴貴君之於臣貴有時而不用故曰尊賢所以馭萬民者獨言君之行事而已故曰進賢尊貴

七曰達吏

治以致其事者吏也吏之於下有以賤事貴有以小傅大而其志能常患於有所不達故六計之法以廉善為先凡以達之也有以達之則其美發於外而不窮於下尚安有莫知我歎之嗟者哉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為而天下無屈致矣故司冦以八辟麗邦治以有議勤之辟

八曰禮賓

先王之制五禮而賓禮與居其一則賓者人治之大在所禮矣故聘頫存問食享守禮凡致於賓者其小大有度多寡有數燦然之文懽然之恩見於相授接之際者凡以禮之也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當以禮而侮慢僭瀆無自生矣八者之序則親親孝也仁也敬故弟也義也是王之行也故一曰親親二曰敬故

行立然後可以施之政進賢使能保庸尊貴達吏禮賓則有政存焉進賢使能然後有庸可保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賢也能也庸也固在所尚然爵亦天下之達尊故六曰尊貴尊貴則抑賤而吏之志能嫌於不得達故七曰達吏自達吏以上皆内治也禮賓則所以接外也故八統終於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

任者如人壬子然因其力之所能勝也自道之降而麗於有形者未嘗無職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先王因物之有宜而設為職内不拂其所性外不逆其所習因其力之所勝而不强其所不能故曰任萬民夫善教得民心善政得民財非教無以化之非政無以正之八統者教也九職者政也導之以教必齊之以政此九職所以次於八統之後

一曰三農生九穀

農有山澤平地之三等故曰三農穀有黍稷稻粱秫苽麻麥之別故曰九穀九穀生生不窮其種雖本於天然不能自生所以生之者實賴乎人故曰三農生九穀然則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以至於實堅實好實穎實栗者非三農之所生孰使之然哉不然帝命率育誕后稷之穡何以謂之有相之道

二曰園圃毓草木 圃布古反 毓古育字

園有樊蔽謂之園園有衆甫謂之圃即載師所謂場圃任園地是也枝葉上出而下冪者謂之木蔓延而柔脆不能以自立者謂之草草木能自生而不能相毓待園圃而後毓毓者順其性而養之也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山澤之官謂之虞川林之官謂之衡虞以度物之為害衡以平多寡之政山澤皆虞而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則其政令施於林衡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則其禁令施于澤虞矣虞衡山澤之官而作山澤之材者民職也則此所謂虞衡言其地之人而已舉官以明民亦與園圃藪牧之類舉地以明民同意作興詩所謂遐不作人之作同興而起之之謂也蓋先王於山澤之材非特順其自然之天性又從而加之栽培壅灌之人功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生各適其用夫是謂之作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藪速苟反 蕃扶丸反

澤草所生謂之藪一易再易之田可以放牧謂之牧羽禽謂之鳥可狩而獲者謂之獸草木有生而無知

故待人而後能毓鳥獸有知則能相毓而不能自養蕃故待藪牧而後養蕃養蕃者養之而使蕃也食之使充之謂養如草之盛而可蔽蕃謂之蕃蕃交之以道取之以時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使之既生且悉既繁且殖有魚麗盛多之美而無魚藻失性之譏此養蕃之效也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飭音勑

興事造業之謂工工具人器者也故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故曰八材八材雖有自然之質必人功加焉然後可適用故待百工而飭化者飭而後化之致力以飭之謂之飭因形移易謂之化如致力以飭木則化之而為舟車之屬致力以飭金則化之而為鼎量之屬皆是也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賈音古

行曰商處曰賈化之以為利曰貨有之以為利曰賄先王之於貨賄欲其有無相資多寡相濟故使之阜通阜通者阜之而後通也聚之使盈之謂阜遷此以就彼之謂通貨賄不阜則其求為易竭故使之阜而後通與書所謂懋遷有無化居同意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女之順化於人者謂之嬪嬪有夫者也女之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婦有姑者也書曰嬪於虞虞舜夫也故稱嬪春秋書伯姬來逆婦伯姬姑也故稱婦有夫有姑則任之以職然則非嬪非婦則無職矣絲枲者女工之事故待嬪婦而後化治絲者繭之已繅者也枲者麻之未緝者也化治者化而後治之也八材

謂之飭化始乎樸而終乎化化則器成而可以致功矣故曰飭化絲枲之為物徒化之而不治則布帛無由而成化絲而治之以為帛化麻而治之以為布故謂之化治各因其宜而已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男之賤隸者謂之臣女之賤隸者謂之妾聚者取於衆之意斂者收於此之意疏材則百草根實之可食者委人所謂凡疏材是也故爾雅曰蔬不熟曰饉疏材利之至微者待臣妾而後聚斂聚斂者聚而後斂之也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自三農至臣妾八者皆有常職閒民則轉移執事而已轉移執事非無職特無常職而已蓋閒民八職所

待以成事也夫八者之職其事有時而用衆則轉移執事以佐其力之不給固不可闕也此司徒所以謂之生材以八職之材待閒民而後生故也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則有常職以為利無常職以為用者實天理之自然也閒民又安可廢哉

以九賦斂財賄

斂財以給軍謂之賦則賦者斂財賄之名先王取民有制有所謂賦貢征稅者各因事以明其義故上以政取則曰賦下以職供則曰貢以正行之則曰征以悅取之則曰稅其名雖異其實則在於斂財賄也若貝之材謂之財有之以為利謂之賄謂之財賄與貨賄異矣貨言化之以為利商賈之事也蓋先王之所斂不特有之而已大宰所以均節有九式焉大府所以頒則有式法焉而其所待各有所宜凡此所利皆

若具之材矣故曰財賄九職所以任萬民而使之各貢其所有閭師所謂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之類是也九賦所以斂財賄而使之各任其所能載師所謂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之類是也大宰之職先言九職而後言九賦九職則不言貢九貢則不言任者葢任民各以其職而後民富民富而後財賄可得而斂此則大宰以道揆之意也

一曰邦中之賦

邦中王所邑詩曰邦畿千里則合四郊甸削縣都而言也此言邦中則以別四郊甸削縣都故也載師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園廛二十而一此則所謂邦中之賦也

二曰四郊之賦

郊之字以交從邑與邑交故也四郊者近郊遠郊是也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載師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此謂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井田之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百里田包於洫治田之法於是為備故天子親耕籍田而其官謂之甸師四郊之外謂之甸以田法正在是故也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則邦甸之賦於是乎出矣

四曰家削之賦

有國者所稱謂之國有家者所稱謂之家三百里之地大夫所食之采邑祿而不世不得專其地有家而

已故謂之家比於縣地為削小故謂之削其賦載師所謂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其賦無過十二者是也

五曰邦縣之賦

四百里之地謂之小都小都者下之所首而上之所係故謂之縣縣之字從倒首以言所首在所下從係以言所係在上故也

六曰邦都之賦

五百里之地謂之大都者以衆邑為體又物所會之地也故都之字從者從邑以衆邑為體故也大都之地即載師所謂畺地是也小都不謂之都而謂之縣大都不謂之畺而謂之都互相備也蓋言郊甸削縣則都為畺地可知言都則郊甸削縣為鄉遂公邑家邑可知也

七曰關市之賦

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然則關市之賦出於商賈之民也

八曰山澤之賦

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平其政為之厲以限其妄入為之禁以止其非法又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職矣

九曰幣餘之賦

幣餘則職幣所謂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餘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於是振之以歸之邦故亦謂之賦

周禮詳解卷一

周禮詳解卷二

宋 王昭禹 撰

大宰下

以九式均節財用

式之字從弋從工工者所以具人巧也弋者所以取小物也工為取之小則用式式非大者之事而大者用之以為百官之所承此以為天下之所准也書曰百官承式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是矣若夫大者之事則從宜制節式非所用矣然則先王之為九式凡委大宰均節財用而已非大者之事也詩

曰儀式刑文王之典則式之所載為有書矣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則式之所麗為有數矣書之所載則為一定之常目數之所麗則有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則為有道以之節用則為有禮均財有道則遠近適於匀而無有餘不足之患節用有禮則多寡適於當而無過不及之弊蓋財不患寡而患乎不均用不患乏而患乎無節大宰於有餘則多取而備禮不足則少取而殺禮其用財也令邦國萬民以是為差此所以無有餘之浩不足之暴無豐年之奢凶年之儉苟非均財有道節用有禮疇克臻此故曰以九式均節財用至於小宰則以貳大宰制財之多少與禮之備殺為職令邦國萬民以是為差則弗豫焉故

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司會則凡在邦國萬民者皆弗豫也以法式均節邦之財用而已故曰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一曰祭祀之式

凡祭天神享人鬼祭地示與夫羣小祀之類合而言之皆祭祀也然祭祀之禮有大小有豐殺多不為過寡不為不足者以有式存焉耳祭祀所以接神於幽冥禮在所尊故一曰祭祀之式

二曰賔客之式

順服則為賔故賔有從主之意辨各則為客故客有敵主之意是以諸侯之君則謂之賔以其勢尊則欲其從主故也諸侯之臣謂之客以其勢卑則不嫌於敵主也大宗伯以賔禮親邦國書曰王賔殺禋此諸侯之為賔者也詩曰有客有客小行人曰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此諸侯之為客者也然賔客之禮有大有小有豐有殺而先王設官以待之若行人司儀掌客之類其禮各有等差此所謂賔客之式

也賓客所以接人於明而其禮在所敬故二曰賓客之式

三曰喪荒之式

哭亡之謂喪則川亡而草生之謂荒喪之禮有斂葬賻贈以送死者荒之禮有散利施德以救貧者其用則雖甚衆而皆有制焉喪荒在所恤故三曰喪荒之式

四曰羞服之式

羞則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類是也服則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之類是也羞服王所以奉養之用宜在祭祀賓客喪荒之後故四曰羞服之式葢祭祀賓客喪荒人治之大者茍其大者廢而弗舉則亡隨其後羞服將誰使共之此羞服所以次三者之後也

五曰工事之式

工事百工之事也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一物不可遺一器不可缺故以飭五材以辨民器先王責之百工之事各有制焉然比之羞服則其用為緩故五曰工事之式

六曰幣帛之式

主於設飭以為禮則謂之幣指物質而言之則謂之帛恭敬者幣之未將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則為禮者必有幣帛以將其厚意然比於工事則又為緩故六曰幣帛之式

七曰芻秣之式

草謂之芻穀謂之秣芻秣以養牛馬有事則秣無事則芻詩曰乘馬在廐摧之秣之摧則芻也比於幣帛

之用為緌故七

曰芻秣之式

八曰匪頒之式

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之字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之字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也匪頒之用緌於芻秣故八曰匪頒之式

九曰好用之式

因其所好而用之謂之好用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内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典絲凡上之賜予皆以物授之典枲賜予亦如之蓋好用出於上之私恩惟其時物而已以玉府所受好賜則玉府共之以内府所受好賜則内府共之用絲則典絲共之用枲則典枲共之若此之類固非一也然好用匪

頒皆用財之餘事而好用又綴於匪頒此九式所以終於好用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致矣此九貢所以次於九式之後也然九賦言斂九貢言致者邦國之財不可斂而取致之使其自至而已九賦言財賄九貢言用者財賄以斂言也用以散言也斂主於王畿則所斂者狹矣散及於邦國則所散者廣矣大宰事王以道斂欲狹散欲廣王之道也若夫司會者法守之官主以法會其出入而斂欲狹散欲廣非其任矣故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

一曰祀貢

凡可以供祭祀之物皆謂之祀貢若犧牲苞茅之類是也祀貢使侯服貢之蓋祭祀之物先王所以奉鬼神侯服則六服之至近使至近之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也

二曰嬪貢

凡可以供嬪婦之物皆謂之嬪貢若絲枲之類是也嬪貢使甸服貢之蓋絲枲之類嬪婦所以致婦功也甸服則侯服之次者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也

三曰器貢

凡可以為器之物皆謂之器貢若禹貢銀鐵砮磬丹漆之類是也器貢則使男服供之蓋器物作治之功

而男服者甸服之次於四服為近故四服之近者貢之以詳責近之意也

四曰幣貢

凡可以為幣之物皆謂之幣貢若皮帛與玉馬之類是也以幣貢繼於器貢之後者蓋幣者六服之通貢幣與器同體故四曰幣貢而在於器貢之後

五曰材貢

凡可以為材之物皆謂之材貢若杶榦栝柏篠簜之類是也材貢使衛服貢之者蓋為材之物作治之功少而衛服在采服之外者共之則以略責遠之意也

六曰貨貢

凡可以為貨之物皆謂之貨貢則商賈所通之物是也貨貢使要服貢之蓋為貨之物對財而言之則作治之功尤少而要服者六服之至遠至遠之服貢之則責之尤略也

七曰服貢

凡可以為服之物皆謂之服貢若絺紵纖縞之類是也蓋為服之物對財而言之則作治之功尤多而采服者男服之次也使采服貢之亦責之以詳也行人之職男服之外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而此九貢則七曰服貢退服貢於材貢之後者蓋材貨邦用所通服則王身所獨大宰以道佐王於此又明王者養天下以道其用財宜後其身也

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凡可以供燕游之物謂之游貢非祀嬪器幣材貨服游之物皆謂之物游貢物貢亦六服之所通以游貢繼於服貢之後則游者供燕游之物與服同用故也至於物貢則所貢無常物故不與八者為序而繼於八者之後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體道者為能見獨見獨則立乎疑獨疑獨者其道不可窮託生雖並乎民而嗒然似喪其耦獨往獨來謂之至貴物又孰得而兩哉自道之判始於一而立於兩凡麗於形器之域者未嘗無兩也同聲相應則以聲而相兩也同氣相求則以氣而相兩也水流濕火就燥則以形而相兩也橫目之民以是而不能見獨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離乎彼則必麗乎此戾乎左則必合乎右先王以是因道之始於一而體之以

為天下正因道之立於兩而用之以為天下耦此九兩之法所以立而太宰用之以係天下之民也是以自牧至藪皆有所兩民以是有所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夫然後可得而治矣後世九兩之法既廢人得自恣莫相統壹而不知所以繫之上之人徒欲知民數而且不得尚安得其情而制之乎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

一曰牧以地得民

書曰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牧者九州之牧也先王於千里之外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不特有其祿而又有其地所以安養萬民者實係乎此故以地得民連帥卒正屬長國君皆以地得民而獨言牧者於上舉尊以見卑

與舜典類上帝以見日月星辰同意

二曰長以貴得民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長都鄙之長所謂內諸侯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公受地視公侯受地視公侯伯子男而不得有其地祿之而已內諸侯凡九十三國則其相統亦有屬長之法故正月之吉施則於都鄙則曰建其長然則都鄙之長祿而不世不得有其地其所以得民者但以爵而已故曰以貴得民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衆附而下焉謂之師人皆需之謂之儒師有德行以教人者也故其得民則以賢儒有道藝以教人者也

故其得民則以道蓋道之在我謂之德德行於身謂之行易曰可久賢人之德可大賢人之業書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則賢者具德行之成名師者人之模範內不足於德外不偷於行則模不模範不範烏在其能教人哉此所以貴乎以賢得民也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道之在技則為藝莊子曰能有所技者藝也技兼乎事事兼于藝藝兼于德德兼于道然由道出則為藝自藝入則為道道者藝之隤道非藝則不顯藝者道之粗藝非道則不成儒以道教人亦始於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者而已六藝之事夫人而能學其義則有非聖人不能盡者儒之教人豈特以其事之粗而已并與義而得之焉故推而上之獨曰以道得民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夫子戒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揚子曰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卒乎調一天下然後謂之大儒之效故冠員冠則知天時履方屨則

知地形佩瑤玦則事至而斷儒之為
效豈淺淺所以必貴乎以道得民

五曰宗以族得民

記曰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大宗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五世則遷之宗也宗言其統為一族之所宗也族言其屬蓋支之所親也能収合所屬之族使不失親疏遠近之序者宗也大宗所合雖無服之親亦有所係則其所合者廣小宗所統五世之子孫而已則所合者小先王以大宗則合天下之族而人斯知所親故曰宗
以族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有國者謂之君出命以尹衆故也有家者謂之主承上而與下故也孟子曰大夫曰何以利吾家而大夫

之采地謂之家邑然則主者大夫之治都鄙而不為長者也主不得專地臣隷有治焉則吏聽之其貴又不足道也故得民以利而已夫有國而後有地有爵而後有貴有祿而後有利長有爵而已地非所專也故以貴得民主有利而已爵非所貴也故以利得民而已

七曰吏以治得民

凡治民者皆謂之吏鄉大夫曰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入民間而治事焉所謂吏也故其知足以効一官其才足以効一職其為民也以治而已故曰以治得民

八曰友以任得民

相尊相助謂之友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故雖天子之尊且待友以成又況其凡

乎故學校鄉田皆須友焉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而相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故曰以任得民

九曰藪以富得民（藪速苟反）

先王制地之法川林有衡而麓附焉山澤有虞而藪附焉則藪者澤虞之藪也以九州之地觀之揚有具區荊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望諸兖有大野雍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楊紆并有昭餘祁凡此皆藪之大者先王之制於大澤大藪則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掌之於中澤中藪則立下士六人以掌之于小澤小藪則立下士二人以掌之藪之所在掌之既有其人又有厲以限其妄入有禁以正其非法則其間所生之物充牣繁庶而民取之足以為富故曰以富得民夫山澤之虞川林之衡皆以富得民而獨言藪則

舉小以見大也於下舉小以見大與舜典言山川以見地示同意九兩之序則牧長皆君也師儒皆師也牧為君之尊故先牧而後長師為儒之資故先師而後儒自非君師則內莫尊于宗外莫貴于主內先而外後故五曰宗六曰主吏則卑于主矣友則卑于吏矣而藪又卑于友矣故七曰吏八曰友九曰藪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天下之理涉道者常久涉事者易壞葢道圓而神故運而無窮事方而粗故止而有弊先王以道制法以法治事將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必有以推而行之以致乎不窮之用變而通之以盡乎宜民之利故于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調制所當改易害則除之利則興之民之所既倦則不以困民民之所未安則不以强民將與時偕行新之而無窮者也堯典曰平在朔易正謂是也至於正月之

吉則歲之序於是乎起事之行于此乎始故有以和之可否相濟謂之和若五味之異和而皆可于口五聲之異調而皆可於耳要之使於民利於物而無所乖焉故謂之和夫時運不停令吾非故堅澤不能固其藏山川不能遁其變眛者不知其冥冥之中化至於泥故守常不通其變是亦膠柱而調瑟者也自非先王以道御時與時偕行又烏足以盡其利哉調改於歲之方終制始和於正月之吉以除天下之害以興天下之利于是遠則布治于邦國使諸侯之君聽而行之近則布治于都鄙使采邑之長禀而循之故曰布治于邦國都鄙也月令於季冬之月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亦以明此也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故改歲之一月謂之正月以政自是而始故也夫元者德也正者政也德欲終始如一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政欲每歲改易故改歲之一月謂之正月正月之吉則朔日也朔日謂

之吉則明生之幾能謹始則事無不吉故也三代各有正月而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商以建丑之月為正夏以建寅之月為正夏正據人所見故謂之人正授民事則宜據人所見故周亦兼用夏時而以夏之正月為正歲始和布治以周之正月為正歲又觀象法則以兼用夏時故也兼用夏時而以正月之吉使萬民觀治象則正歲先王之正也正月之吉時王之正也萬民取正於時王而已若夫百官則當取正於先王也

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縣懸同灋古法字挾子協反監古銜反參七南反傅方慕反

易曰在天成象又曰見乃謂之象葢象見于天莫之為而文生焉聖人縣法示人如天垂象故亦謂之象葢不事詔而天下治其示人也亦莫之為而文見焉又烏知其在人者庸詎而非天耶所謂聖人觀天之神道而設教者謂是故也治象之法使人觀而避行之則宜使民知故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挾日也從甲至甲謂之挾必至于挾日者葢近或知之矣遠者庸有未知焉觀之挾日則使遠近多寡皆徧知故也夫上有所為將使民皆從之苟不為示之使知知之又不使至于徧是何異匿為物而愚不識哉書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殆謂是也象魏者雉門之兩觀也為之門闕崒積而高故謂之象魏使萬民觀之者

所以顯諸仁也挾日而斂之者所以藏諸用也顯諸仁者治之體所以使民由之藏諸用者治之神所以不使民知之正月之吉不言狥以木鐸正歲言狥以木鐸不言縣于象魏互相備也益觀象法皆縣于象魏而狥以木鐸或言狥以木鐸或言令以木鐸亦相備言蓋皆行狥而言令之也或言法之象或言象之法觀則象為主用則以法為主以法為主則曰法象以象為主則曰象法或言法象或言象法亦相備也相備而于大宰言萬民則法以及萬民為大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者夫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先王施典法則于邦國都鄙官府者此制而用之之法也建立設傅陳置者此推而行之之人也法不能無弊貴乎隨時而損益人不能皆善貴乎因法而

廢置能隨時而損益則法與時而偕行天下斯無弊法矣能因法而廢置則人與法俱新行法斯無非人矣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葢法者治之具人者法之原行法者得人則法雖省足以徧矣行法者非其人則法雖具而失先後之施矣此法與人所以貴乎兩得先王由是而獨致詳焉歲終使大宰聽百官之政事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於正月之吉既以治象示人因所建典灋則施于邦國都鄙官府也葢典法則各有其籍施者以其籍付之所治之人使推而行之也既曰布治于邦國都鄙又曰施典法則者葢飭而示人謂之布張而行之謂之施始布而終施之也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宣布于四方于憲刑禁之時宣而布之則布者方飭而示之未及乎施也書于九德之人言翕受敷施葢合九德而受之敷九德而施之則施者張而行之非特布之而已故制字于布則從父以布有父之體

也于敷則從甫甫從父從用則敷有父之用也施則從於若旂之旂有施而後有張則施者張之也布而後敷敷而後施事辭之序也易于坤為布于震為敷于乾之九二言德施普也蓋萬物資生于坤然後出震而蕃鮮則敷甚于布又可見矣乾九二以君德之施及天下以為普則施甚于敷又可見矣典法則既有以變而新之施之于邦國都鄙官府矣是法之不宜者既有所改易則玩法不治之人豈怙視不為之變置哉此所以繼以建立設置之事也蓋廢置行于歲終故又因其施和之法而新之以行法之人也先王之時其修明法度督責臣下其周密如此又安有不善之法不治之人哉大宰于歲終詔王廢置然則自牧長及正至於殷輔不在所廢皆王所建立設傅陳置也牧九州之長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九兩所謂牧以地得民是也監則諸侯各監其國書所謂王啟監厥亂為民大司馬所謂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是

也牧所以長諸侯作而立之欲其有所述故言建監所以監一國欲其以大覆下以一承上故言立立則不及乎建也參者大國之三卿伍者下大夫之五人卿之德足以養人則亦有覆被人之道故謂之設設言其有飾與狐執皮帛同意大夫以知帥人而能守法度故謂之傅傅者言其有法度可以為人傅與記所謂大夫樂循法度同意衆士謂之殷府史胥徒謂之輔殷以衆而事人則置之而成列矣故曰陳與所謂麗而不可不陳同意輔以輔治若車之有輔則苟錯諸地無棄而已故曰置與所謂無棄爾輔同意都鄙曰建其長者卿大夫于臣屬則稱主于其屬長則稱長其事與九州之長同是以謂之建兩兩卿也次國二卿畿内之封同于次國則畿内二卿亦同于次國而已其事與監同故謂之立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而上同于大國之卿故其事與三卿同而亦謂之設非特都鄙為然其于官府亦若是而已正六官之

長也以其屬之所取正故謂之正其意亦同于都鄙之長貳者所以副貳于六官而專達其事之次者其事亦同于都鄙之兩攷者所以攷殷輔之治若宰夫之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類其事亦同于都鄙之伍此所以亦謂之設兩亦所以貳之而兩卿不謂之貳者以其長有君道與官屬異政也貳則若小宰之于大宰小司徒之于大司徒是也先王之治其于邦國之諸侯以其遠于王而有君之道故其官致詳而少損于王朝其于都鄙之主以其近于王而有純臣之道故其官致略而少損于邦國官府者六官分職以治事者也是皆王朝之官散而各居其府者也故又略于都鄙其尊卑隆殺不同而官之名亦因以異矣至于卑而謂之殷賤而謂之輔亦職事之不可無者也此邦國都鄙官府所以同其名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

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賔客之治

理其事之謂治以度數接之謂之待六典所以治邦國者也八則所以治都鄙者也八灋所以治官府者也官成所以治萬民則官府之八成是也禮所以治賔客則八統之禮賔是也我之治彼也以此施之故彼之治乎我也以此待之我之治彼也以此施之所以天下之守無異德彼之治乎我也以此待之所以聖王之守無異道道德同而風俗一此先王之所以治也言典則有賔禮言法則有官成而又別言者萬民治之本賔客事之重故也先邦國而後都鄙官府者小大之序也先官府而後萬民者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也先萬民而後賔客者先内而後外之意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謂之上帝先王之祀五帝不以多品為貴而以精意為上則其與祭之百官宜有誓戒具修之事也誓者所以言而使信戒者敕其事而使慎具則所當集者也修其所加損者也具之所以致其物修之所以致其治大宰之佐王也以道而于六官獨尊焉故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而小宰則掌其戒具而已蓋誓宜聽于一而修有加損焉非小宰所得預也

誓宜聽于一戒之日又使大司寇涖誓者犯誓則施刑故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前期之辰凡十日也記曰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齋之之謂齊定之之謂戒齋有思而致其德戒以有為而致其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凡十日也執事則凡百官有司執祭之

事者皆是也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大宰帥之以卜祭日也夫祭祀之禮致其誠而已先王之至誠幽有以以達乎鬼神用卜者所以達鬼神之意也古者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卜可也魯四卜郊此春秋所以譏之也卜日既定遂戒戒者所以敕其事而使之不敢怠忽也然此不言誓者誓為先戒為後言戒則誓可知矣

及執事眡滌濯 眡視同

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祀之人謂之執事而嚮祭之辰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所謂執事者蓋及執事之節也滌濯謂溉器所以致潔也滌則以水蕩垢汚與老子所謂滌除玄覽之滌同濯則加功以治之使至于鮮明焉與葛覃所謂服澣濯之濯同滌濯之事大宗伯宿眡之而大宰及執事然後眡之故曰及執

事䏙

滌濯

及納亨贊王牲事亨許庚反

納亨者納亨告殺之期也王牲事者王親殺牲之事也及納亨之節大宰贊王殺牲之事者書曰王賔殺禋咸格禮器曰大廟之内敬矣君親割牲然則致孝以奉宗廟雖至卑之事不可不親故也君親殺牲大宰贊其事以授亨人宗伯奉玉齍而大宰贊牲事者葢六官奉牲六官之人奉齍則牲事尊于齍矣以牲事為尊故大宰贊之而大僕亦贊之者王之所以奉宗廟牲事而已苟内不能正身外不能治民則不足以奉宗廟矣王所以與治民者莫尊于大宰所與正身者莫親于大僕所以二官皆贊王牲事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執事納亨皆祀之日于此乃言祀之日者蓋滌濯牲事皆祭祀之所始惟玉幣爵之事為祀禮之正以其為禮之正以故于是言祀之日也玉者禮神之玉大宗伯所謂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幣者禮神之幣大宗伯所謂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爵者獻齊酒之爵司尊彝所謂醴齊縮酌盎齊沈酌是也爵不用玉則天事尚質故也玉幣爵之事及祀之日大宰贊之者裸所以求神爵所以禮神天地不裸則裸事畢于爵矣大宰贊牲事而不贊齍贊玉幣爵之事而不贊鬯亦以特尊故也大宗伯正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故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大宰于六官特尊焉故及執事然後眡滌濯及納亨然後贊王牲事及祀日然後贊玉幣爵之事畢者之事繁尊者之事簡故也

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大神者昊天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王所祀者昊天而已大示澤中方丘之所祭者先王則宗伯所享先世之王也凡在天者五帝星辰皆神也而昊天為大故昊天上帝為大神凡在地者社稷山川皆示也澤中之所祭者為大故澤中之祭為大示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則所祀之禮亦如祀五帝之法如者無過不及之謂也夫大神示天神地示之至尊者也先王人鬼之至尊者也然以序五帝為正而序大神示于五帝之下序先王于大神示之下者蓋五帝佐昊天而馭羣神者也大宰佐王而總百官其道適足紹上帝而已其于內聖之道有所不與則于祀大神示為不足其職則不特又王家而已則于享先王為有餘故所掌祭祀之禮以五帝為主以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帝天德也皇天道也紹上帝者帝之事配皇天者皇之

事王盡人道猶止于紹帝又況宰之事乎君奭曰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蓋道至矣則格于皇天德至矣則格于上帝材足以治王事則能乂王家伊尹以道相成湯故能格于皇天伊陟臣扈以德相大戊故能格于上帝巫咸以材治王事故能乂王家然則大宰作而行之非若伊尹以道相湯其不足以祀大神示明矣其作而行之以宰制調和為職則其材非特足以乂王家亦明矣然則大宰其若伊陟臣扈以德相君之事與其職以祀上帝為正故其所以贊於人鬼之祭則異于天地而有玉几玉爵玉几所以依神玉爵所以獻神且以昭其文也大宗伯言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宰于大示言祀而不言祭于享先王不謂之鬼又先大示而後先王與宗伯不同者葢大宗伯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故正其名序其位而言之大宰非禮官其佐王祀神示祖考也以道事神示以道故大示不

謂之祭事祖考以道故先王不謂之鬼謂之鬼則正名其為鬼而已弗以神事之是禮而已非道也夫先王之生也有聖而不可知者及其死也亦如斯而已故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然通于道則知其為神制于禮則見其為鬼而已

大朝覲會同贄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朝直遥反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朝覲會同或言大或言小或不言大小者各因其時稱其物而已蓋五服皆朝朝者衆謂之大朝覲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一服來朝朝者少謂之小朝覲時會所徵有衆寡殷同所見或于京師或于方岳則少謂之小會同其年豐而用有餘則多取而備禮其年凶而用不足則寡取而殺禮至于中年則無隆殺焉此所以或言大或言小或不言大小言朝覲會同而不言宗遇者蓋

夏見曰宗冬見曰遇舉春朝則兼夏宗舉秋覲則兼冬遇矣玉帛則諸侯之所以享天子行人所謂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獻則諸侯所以獻國珍是也幣與貢皆合之以玉故謂之玉幣玉獻玉几則天子所憑之几玉爵則諸侯酢王之爵几與爵皆文之以玉故謂之玉几玉爵玉幣玉獻玉几玉爵皆大朝覲會同之大禮故大宰贊之

大喪贊贈玉含玉含戶暗反

鄭氏謂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是也含之禮行于始死之時贈之禮行于既窆之後先贈而後含者贈之事大于含故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含贈大喪之大事故以大宰贊之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大事者若戎祀之類是也所作謂之事所遣謂之故故者有所因而使然者也事者有所使而因然者也則故遣于天而事作於人作大事則人作之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則命者君所出而事者臣所作也故作大事不言王而但曰贊王命則王命之而大宰作之也餘官言大事未有言作者則大事獨大宰作之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朝制有三内朝為燕朝燕朝講燕禮也外朝為聽獄弊訟之朝也治朝為中朝則路門之外王國聽治之朝也王者平旦而櫛冠日出而眡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是故出命制節立政興事尊卑之分於此乎明貴賤

之等於此乎示百變之要於此乎正萬幾之繁於此乎致其視之也則貴乎明其聽之也則貴乎聰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蓋視遠則其明足以徧察不拘于近矣聽德則其聽足以周知不屈于事矣如是而臨朝焉往而不利哉眡目之事屬乎地二之火聽耳之事屬乎天一之水火之為物則外明合而後有所見有所暗焉則不及故眡之明象之水之為物則內明辨而後能有察有室焉則不達故聽之聰象之洪範曰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是也然視合而後有見其見者外則視者相道也聽辨而後有察其察者內則聽者主道也主道則必有相之者焉故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贊者引道之相之事也若夫四方之聽朝則無常所矣蓋王巡狩四方諸侯朝于方岳之下所謂眡四方之聽朝也王巡狩則大宰從王故眡四方之聽朝則大宰贊之亦如治朝之禮大宰以道佐王者也視朝于內聽朝于外皆有以贊其事則治

外無異于内矣治遠無異于近矣由是而明不蔽于事聽不窒于物而王之正己者得矣事至不惑物來能辨而王之應治者得矣然言聽則必兼視者葢王于朝事必視之而後聽也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邦之治有大小之別若六典之言佐王八柄八統之言詔王此治之大非大宰所得聽也惟治之小者則大宰能專聽之若八灋之治官府八則之治都鄙大宰得專之而不以佐王此所謂小治也賓客之治亦有大小八統所謂禮賓治之大者大宰以之詔王而已若其小治大宰專之言四方則非特邦國也賓客之小治非特邦國則餘可知矣葢邦之小治則指王畿而言之四方則各指天下一方而言也書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聽邦之小治所謂統百官也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所謂均四海也惟其統百官均四海則

非列職于王而勢有所伸故稱冢宰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以法治官府與施法於官府皆曰官府而已及歲終則曰令百官府者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嫌特治官之屬故也正其治者為將受其會聽其致事以詔王廢置故各使之先自正其治也受其會者受其一歲政事財用之計聽其致事者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則其吏之行治可知矣于是乎詔王廢置然此非特為廢置也歲終在乎易朔之時亦欲以知所當調制以待正月之吉布施之也誅則非特廢之也賞則非特置之也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不言詔王者歲終廢置尚以詔王則誅賞可知矣蓋廢置

誅賞者王者威福之權固非宰所得專也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畧其事簡故至于三載考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趨時而已大宰之序以六典佐王治邦國其職之大者以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其職之小者先自治其職然後詔王以其職上則詔王以其職下則任民以其職任民以其職然後民富民富則財賄可歛歛財賄則得民財矣得而不能理則非所為義均節財用所以為義也治國有義也治國有義然後邦國服而其財可致也能致邦國之財然後為王者之富富然後邦國之民可聚聚而無以繫之則散繫而無以治之則亂使萬民觀治象施典施則施法大祭祀大朝覲會同大喪大事至於待賓客之小治則皆其所以治也受其會聽其致事大計羣吏之治而詔王

廢置誅賞則其治
之所成終始也

周禮詳解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張尚絅

周禮詳解卷三

宋 王昭禹 撰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宮刑施於王宮中者之刑杜子春云宮當為官而後鄭不從其說蓋見下文以宮刑憲禁於王宮故知宮刑明矣夫施于王宮而有刑法之行自貴者始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宮刑所以正朝廷也官刑所以正百官也鄉野之刑所以正萬民也小宰掌邦之宮刑此治內以及外之意大司寇有五刑而

無宮刑則邦之宮刑獨小宰之所建也政令糾禁所以為刑之先後左右期至于無刑者也帥以正之為政稟於下則為令糾以糾其緩散禁以止其非法內宰掌治王內之政令故小宰治王宮之政令言王宮則以别于后宮也葢邦之為宮有二有王之宮有后之宮內宰治王內之政令所謂后宮也故小宰獨治王宮之政令而已至於后宮之糾禁則小宰兼掌之故曰凡宮之糾禁凡者總衆物之辭謂之凡宮則合王宮與后宮而統言之矣然則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又使小宰兼治其糾禁則王之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后宮又謂之北宮者天子理陽道故宮居南后治陰德故宮居北陰陽之别也小宰治凡宮之糾禁而士師之職亦有宮禁者則宮禁掌之於士師而治之於小宰也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小宰之所掌始于宮刑所以治家也宰夫之

所掌始于朝法所以治國也大宰之所掌始于邦典所以治天下也若夫脩其身者乃王之所自成也弼亮之以道輔翼之以德在乎師保而已至于法則之所在典刑之所存其掌之則在於有司然治朝之法以有宫刑而後行建邦之典以有朝法而後用故大宰之所治以小宰爲始焉甞觀文王道化之行德化之及廣至于江漢之域近至于汝墳之國反而求之始于后妃之本而已然則小宰掌建宫刑豈非謂是歟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六典八灋八則所以治邦國都鄙官府則掾縱之道也掾縱之權上之所專故小宰于六典八灋八則之

貳則曰掌九貢九賦九式所以理財用則出納之事也出納之正下之所守故于九貢九賦九式之貳則曰執執則守之而周掌則尚其手以掌之而已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其正在大宰大史司書而其貳在小宰司會故小宰言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九貢九賦九式之書其正在大宰司會而其貳在小宰大府故小宰言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所謂貳則副掌其書者也掌典法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逆者有所治正也有所治正則逆之矣蓋無以治正為順故有所治正則為逆逆于治為詳故小宰太史司會皆言逆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太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大宰以曲法則待之待則以典法則俟之而已非若逆之為詳也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者蓋小宰以貳大宰制財之多少與禮之備殺為職故財有不均也

得以平之至于令邦國萬民以是爲差而弗豫焉故曰邦用謂之邦用則其用止于王國而已其言六典八法皆以六典爲先八法次之八則又次之者以應大宰所治內外之序爲先後也其言邦國都鄙官府則以邦國爲先都鄙次之官府爲後者以應大宰所待尊卑之序爲先後也至其言九貢九賦九式小宰司會所序先後皆不同者則大宰以道佐王揆事使邦國服而後致其貢故序九貢在九式之後小宰司會則以貢賦之法受其入以式法出之而已所以致其貢之序則非所豫也故以九貢爲先九賦次之九式爲後以明諸侯之於萬民在所尊也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

古之明大道之序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語道而非其叙則安所取道然則於治而非其叙又安所以治

哉諸子百家非不知道道也不知道之序而已是以離道而言忤道而說而道之所以不明也百官羣吏非不知治治也不知道之序而已是以畔官離次躐等進取而治之所以不行也先王循道之序以制治因治之序以正羣吏此小宰所以掌之使不失其倫之先後也若夫道隆德俊而王所宅以為準者豈六敘所得而正哉荀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殆謂是歟

一曰以敘正其位

位者人之所立也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因有尊卑也位以德興德以位敘古者度德而授位則德因有大小也因其人之德有大小而授之以位之尊卑爵以階而升命以等而進此以其人之敘而正其位也

二曰以叙進其治

理物使從之謂治宰夫掌百官府之徴令而辨其八職有治要治凡之别則治固有小大治之小大存乎其位之貴賤以其位貴賤之叙而進有功者以小治大能治數矣而後使之治目能治目矣而後使之治凡此所謂以叙進其治也

三曰以叙作其事

有官斯有職有職斯有事事之大小存乎位與治位與治有小大之叙以其位與治之叙而使作其事月有所攷以稽其行之有造歳有所會以簡其業之大成此所謂以叙作其事

四曰以叙制其食

記曰饑廪稱事所以勸百工也蓋先王治爵必因其德之小大治禄必因其功之多寡至于治食則非必有德也非必有功也固其能足以治事而已然其治食固有等矣上農夫食九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禄視此以為差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而下士之禄與庶人在官者同則食之多寡厚薄固有常數矣凡皆因其食與事之叙制而已以叙制之而先後得其倫則士無素飱而瀆裂於其職者無有矣

五曰以叙受其會

事功財用之計謂之會有以會其治者若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是也有以會其事者若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是也有以會其食者若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是也夫天以一歲而有成地以一

歲而有終凡在天地之閒者事雖小大而有是非官雖上下而有能否各以其一歲治事與事之叙而受之故曰以叙受其會也

六曰以叙聽其情

喜怒哀樂發諸中謂之情情有不得於心而至于訟則由受會以上正之不得其叙而至于訟則各以其叙聽之故曰以叙聽其情不曰聽其訟而曰聽其情聽訟貴于得其情故也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

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大道判而有天地天地運而為四時天地四時道之所存以致用者也六官之屬聖人之任以致用者也天地春夏秋冬者天之所為也治教禮政刑事者人之所為也建之以天道所以熙人績任之以人事所以亮天工故因能而任官所以使之治其事因官而設屬所以使之佐其長六官各有屬皆六十合六官之屬其員至于三百六十非人為之私智也以法天道自然之度而已八法合而言之故但曰官屬此分

而言之故曰六屬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倍之至周又增而為三百六十先王建官或多或寡非矜于異也稱事之繁簡而已帝者之世其事簡故百官足矣王者之世其事煩故夏商倍之至周則禮樂之文大備故增而為三百六十不如是則事繁而不舉矣官之多寡亦各趨時而已矣天官有尊卑則所治有詳畧大事則畧而尊者之所治也故從其長從長謂聽于上而已小事則煩而卑者之所治也故專達專達謂獨決之而已不以聽于上也然則大事不從長則小者從而敗事小事不專達則大者繁而無功先王之馭羣臣亦各有道也故上下足以相臨尊卑足以相濟日有餘而治各足矣然觀其象類辨其名物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于後世無以復加矣其名官之義亦甚衆觀乎天地四時則名官之義得矣固非言之所能盡也是故天道為乾乾德為健治官之所宜效也地道為坤坤德為順教官之所宜效

也禮非體仁不足以為禮而春官掌之以春為元元者善之長禮官之所宜效也政非本禮不足以為政而夏官掌之以夏為亨亨者嘉之會政官之所宜效也刑以義制不能利物則不和而秋官掌之以秋為利而利者義之和刑官之所宜效也事以治立不能貞固則不足以幹事而冬官掌之以冬為正正者事之幹而事官之所宜效也然則四時六律所以成歲德而始終之在冬四德六龍所以成帝功而始終之在事王者之治以事官終焉亦若是而已夫終則有始天行也六官終之以事亦終則有始之意焉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夫徒善不足以為政故制治必有法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行法存乎人先王建六官而授之以法其法則有六典焉其官則有六職焉典之所載大常而已不足以盡其變六職推而行之然後可以既其義此周

官之法所以有六典而又有六職焉典為畧職為詳畧以成其始詳以成其終此六典六職所以相因以為用也然六典之所用治及庶官而不及庶事此王之所為也六職之所用治及庶事而不及庶官此臣之所為也王能治及庶官而後元首明臣能治及庶事而後股肱良元首明而股肱良然後庶事以之康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治典曰以經邦國此曰以平邦國蓋直而有常謂之經物各當其分之謂平治典之書以經邦國而已治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有以平邦國也治典曰以紀萬民此曰以均萬民者蓋以小係大不能通物者紀也遠近適于句者均也治典之為書以紀萬民而治官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有以均萬民也然邦國不平則或專利以過制萬民不均則或擅財而獨傜苟專利以過制則貪者常患乎無求苟擅財而

獨侈則乏者常患乎不足雖有天地之産百物之富終亦貧而已故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然後財用可節也大宰帥其屬以佐王均邦國而治典以經邦國治職以平邦國者蓋治典之為書止于經邦國治官之為職止于平邦國基于均邦國則王之事非治典之書所能及治官之屬所能尊也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此曰節而不曰均者主于聚謂之用大宰以道揆之故財言均用欲節小宰以法守位但謹其出入而已故以節財用而不言均也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教典以安邦國而教職亦以安邦國者蓋教典之為書教官之為職同于安邦國而已教典曰擾萬民此曰寧萬民者蓋擾者順之至寧者安之至教典之為書至于擾萬民教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有

以寧萬民也然則敎典敎職于邦國同曰安于萬民則異之以擾以寧者蓋敎之于邦國致其畧而于萬民致其詳故也以懷賓客者賓客王所以接外治也邦國不安萬民不寧則喪真失性而無通者之可綏傷風敗俗而無遠者之可來雖有域民之界固國之險而無文德以懷之終亦寡效矣故必安邦國寧萬民然後賓客可懷也中庸之九經終于懷諸侯亦是意矣大司徒率其屬以佐王安擾邦國而敎典敎職皆以安邦國者蓋擾邦國者王之事然王于邦國或有所獲擾焉故曰以安擾邦國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禮典禮職皆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者蓋禮者體也體定而無所加損故也大宗伯帥其屬以佐王和邦國又曰建保邦國則王之事又能建保焉非特以和而已以事鬼神者賢人之死為鬼言其有所肆也聖人

之死曰神言其有所示無所屈也鬼神者氣魄之盛也孔子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周公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然則不能盡人道而立于禮者蓋不可以事鬼神而事鬼神者在乎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得人之歡心以致其禋祀故以和邦國以諧萬民然後以事鬼神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政典曰平邦國此曰服邦國者蓋政典之為書止於平邦國而已政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服邦國服者使之順從於王非特平之也政典以均萬民此曰以正萬民則政典之為書均萬民而已至于政職推而行之然後有以正萬民正則使之止於一而非特均之使適於勻而已大司馬師其屬以佐王平邦國而政典亦以平邦國者蓋雖王之為政亦以平邦國而已以聚百物者盖聚百物將求之於邦國萬民

邦國不服以取財於外則九貢致之而不從萬民不正以取財于內則九賦斂之而不至故以服邦國正萬民然後百物可聚也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刑典刑職皆以詰邦國糾萬民者蓋刑者形也形成矣故刑典之爲書刑官之爲職亦不能有加損焉大司寇帥其屬以佐王刑邦國者蓋典與職能詰邦國而已能刑則王之事也然又曰刑邦國詰四方者雖王者之事於四方亦有所不獲刑焉徒以威讓文告加之而已以除盜賊者非其有以取之謂之盜以戎爲利謂之賊刑官謂之司寇而舜命臯陶掌刑亦曰寇賊姦宄則掌刑者以除盜賊爲先盜賊欲除在乎令糾守比追胥而已邦國不可詰則典以令糾守萬民不可糾則典以比追胥故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

民然後以除盜賊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事典以富邦國事職亦以富邦國者蓋事典之為書事官之為職同於富邦國而已事典曰生萬民事職曰養萬民者蓋事典之為書以生萬民而已事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養萬民生則使之蕃息而已未有以相養也養則資物以相長育非特生之而已以生百物者記曰生財有道欲生百物在乎脩政令致功力而已邦國不能富則無以脩政令萬民不能養則無以致功力故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然後有以生百物也邦事掌於司空于時則為冬冬終也所以反始也能反始則百物可生矣六官之屬終於冬官六典之治終于事典及其為職也以生百物終焉此又知夫事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八灋曰官聯以會官治此曰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大司徒曰天地之所合也風雨之所會也兩謂之合衆謂之會八灋曰官聯以會官治則所會者衆矣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則所合者官聯於邦治兩而已蓋以官獨治謂之官治千里合治謂之邦治大宰之官聯會六官之獨治故曰以會官治小宰之六聯聯事於千里之邦治而已故曰以合邦治大宰以在官者言之小宰以在邦者言之所以不同故也

一曰祭祀之聯事

王幣牲牢之屬酒醴器皿之類所用者非一物所共者非一官大宰贊玉幣爵而小宰亦贊之大宰眂滌濯而大宗伯亦宿眂之五官供六牲而小宗伯又毛六牲而頒之於五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小

宗伯又辨其名物以待祭祀若此類皆祭祀之聯事

二曰賔客之聯事

大朝覲會同大宰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而小宰亦贊凡受幣之事大宗伯以賔禮親邦國而大行人亦掌大賔之禮大客之儀大宗伯朝覲會同為上相而小行人於將幣則為承而擯宰夫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陳數而掌客以掌四方賔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若此類皆賔客之聯事也

三曰喪荒之聯事

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而大司徒大喪則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而小行人若國凶荒令賙委之若此類皆喪荒之聯事也

四曰軍旅之聯事

古者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長之屬皆下大夫士掌其事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治其徒庶之政令而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以師其衆庶鄉師大軍旅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大司馬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此類皆軍旅之聯事也

五曰田役之聯事

田所以簡衆役所以任衆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作田役大司馬有蒐苗獮狩之事而大役則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若此類皆田役之聯事也

六曰斂弛之聯事

斂民之財謂之斂弛民之力謂之弛言斂則散利可知也言弛則薄征亦可知也大宰掌九貢九賦而大府司會司書之類亦掌之鄉大夫國中貴者賢者之類皆舍征而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亦掌之凡此類皆斂弛之聯事也

凡小事皆有聯

非祭祀賔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六者之大事皆小事也若膳夫之官有庖人烹人內外饔之類通職聯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皆所謂小事之聯也祭祀在所尊故一曰祭祀賔客在所敬故二曰賔客喪荒在所恤故三曰喪荒三者人治之大也為人亂之也故有軍旅之事故四曰軍旅所以用衆也田則

簡衆役則任衆於軍旅為小故五曰田役斂弛比田役又為小故六曰斂弛比六辯之事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八法合而言之謂之官成此別而言之謂之八成成者終始無虧之辭能始民事而不要其所終非所謂成能終民事而不原其所始非所謂成也事為之制物為之防終始皆備而其法一定而不可虧焉是乃謂之成民有爭焉以此聽之故曰經邦治然八成之於民致直而已未足以既其曲體常而已未足以盡其變要其有以緯之亦存其人矣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民生而有欲而不能無求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豫為之法以防之有抵冒者以此治焉則情偽明是非審奸者無所肆其巧愚者無所受其弊此所以能息爭止訟則先王所以慮患者

可謂遠矣八成之於治豈小補哉司
寇曰萬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此也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上之所施之謂政下之所從之謂役記曰七十者不
與力政則政者力政也施政于上而興力于下故謂
之政役民之情避勞而就佚其有治焉當知其可任
與其施舍者故以比居聽之比謂國比居謂民居以
國比正之而不服則又以民居正之國比有多寡之
量民居有虛實之辨以國比正之則若後世以五等
簿役也以民居正之若後世以
簿差役不服則檢屋視產矣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師所以用衆田所以簡衆簡謂閱而選之稽謂攷而
計之詩曰畏此簡書則簡稽皆有書焉聽師田者欲

知其車徒之所任財器之所出故以簡聽之益車徒不精則器不足雖有師田終莫能治之惟閱而選之以簡其疾徐甘苦之不齊效而計之以稽其欠餘多寡之不備使民有常能財有常用車馬器械皆有常度此聽師田簡稽之意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五比之所成者為閭五鄰之所比者為里版謂人民之板生齒之眾寡備焉圖謂土地之圖疆界之廣狹具焉聽閭里之爭訟欲知其人民所屬故以版聽之欲知其地域所守故以圖聽之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舉物以就貸為稱謂貧而不足者也責其所償者為責謂富而有餘者也傅謂地傅別謂要書無地傅以

為之保則稱責不可明無判書以為之別則稱責不可辨惟責者執以書其所與之數而知貸稱者執以書其所取之數而知償又有傅其事者皆足以為之證則誕信著矣此稱責之事必以傅別聽之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祿位所以馭天下之士祿所以養之使當以功而制之也位所以崇之使貴以德而叙之也功非一也而有高下德非一也而有小大功有高下則祿有厚薄德有小大則位有尊卑禮有數有等尊卑厚薄視此以制故聽祿位以禮命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取予者謂彼有所取而此有所予也利之所在而爭心存則取予者不可以無書

契載于簡牘謂之書合而驗之謂之契取予天下之所不能免則書契天下之所不能違以其所不能違要其所不能免則書契不可廢也故取予有治則以書契也皆要也稱責謂之別則其用以別為主取予謂之契則其用以合為主

七曰聽買賣以質劑

商賈之阜通財賄則不能無買賣先王以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防其有爭心焉故大市所以致信也質其事者若今市契立見也劑則為要書而已正之以質則其人足以驗也正之以劑則其書足以驗也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夫財之所聚散不能無出入出入之計書謂之要會出謂給以用入謂振以藏要則月計之書也會則歲計之書也於財之出入而有治焉小則以月計正之大則以歲會正之如此則財之出入無不當者矣夫積日以成月積月以成歲天道也積成以為要積要以為會人道也日月歲則天之氣由之以出入焉成要會則人之治由之以出入焉然則要會之書雖係於人事實本乎天理在人者庸詎知其非天乎然八成之序或以事之大小或以治之多寡至于要會而後終者要之所始又有成焉會之所終又有計焉謂天之道起于日盈于月小成於一歲之春大成于三歲之閏是以先王之治與之同而已與之同者終則有始天行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夫有治人無治法法雖善而人不足行之則適足以滋亂而已先王欲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必有數焉以計其人之行能兹六計者聽官府弊吏治之數也治汙謂之汙治亂謂之亂則弊者治弊之謂也蓋不汙不亂君子無所用治矣群吏之治苟為無弊亦何治之有哉聽官府弊吏治察此六者以計吏之行能而已故六者皆謂之廉廉者察也一曰廉善善其行者也夫置以馭之使有行則吏之行以善為主行苟不善則流而為慝奸邪熾而正直之行銷貪鄙勝而節儉之行亡將何以為上為君為下為民哉易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則善不可以不廉矣二曰廉能能善其事者也夫入使治事惟能然後為可與屬之任官惟能然後可為官能事神人然後可典禮能諧八音然後可典樂能淑問如皋陶然後可使掌刑能若草木鳥獸如伯益然後可使作朕虞苟為不能療官廢職者衆則能不可不廉矣

三曰廉敬

能直內者敬也於事能致其鄭重則無苟且之患于治能致其勤勞則無怠惰之失有敬慎之日強而無安肆之日偷則敬不可不廉矣

四曰廉正

能正直者正也君子不以佞害人不以邪害正有周道如矢之履無證父攘羊之事則正不可以不廉矣

五曰廉灋

能守法者謂之法君以道制法臣以法守事猶規矩以為方圓質準繩以為平直不敢率私以廢法不敢淫意以亂法動容周旋處乎法度之內非特知及之仁且能守之則法又不可以不廉矣

六曰廉辨

能辨事者謂之辨夫坐而論道者以道揆事作而行之者以智任事以道揆事則不佚詔而後事治以智任事則必辨察而後事成苟為不能辨事則貶竄而不果愯惑而不决尚何足以治物哉則下不可不廉王于六計之序欲善其事必先善其行善行宜以徳不宜以偽直內所以為徳也直而不正非所以成徳正然後能守法能守法則將以行之行之宜辨事事則更治所成終始也易六十四卦之終終于辨物居方衣之十二章終于黻與六計終于廉辨同意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祭禮所謂吉禮朝覲會同賓客所謂賓禮軍旅田役所謂軍禮喪荒所謂凶禮也禮有五而此不及嘉禮者蓋嘉禮有脤膰之禮則祭祀之事也有享燕之禮則賓客之事也然則言祭祀賓客則足以知嘉禮矣宗伯正掌禮之官故其事詳小宰治官聯事通職而已故其事畧戒則敕其事所當慎者具則治其物所當集者祭祀在所尊賓客在所敬此人治之大者故先言祭祀而朝覲會同賓客次之軍旅所以用衆其事為變田役之事又小于軍旅喪荒又禮之凶者故曰亦如之也然六聯以喪荒繼于賓客之後者蓋六官所聯事合治則喪荒在所恤而為重故也此以禮之凶者言之故繼於田役之後然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此掌戒具而不及誓脩者蓋誓宜總于一而終則有加損非小宰所得預焉若戒則宜與衆共具則集其物小宰宜與大宰共之也大宰于戒具不言以法此言以法掌之者蓋工有道揆下

有法守大宰大臣當以道揆而不與其法守之事小宰法守之官故言以法不與道揆之意也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七事則祭祀一也賓客二也與軍旅田役喪荒之五者凡七焉合而言之則為五禮別而言之則為七事財用則共財以為七者之用也共財以為用者百官府也小宰則令之而已施惠焉謂之施舍政役焉謂之舍教官之屬辨其征役之施舍則小宰特治之而已故曰治其施舍理其事之謂治爭其事之謂訟有財用焉有施舍焉則不能無治訟有治訟焉小宰則聽其事故曰聽其治訟財用出於官府施舍加於人民治訟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共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終言聽其治訟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則小宰又從大宰而助王也祼將謂祼而將瓚也幣爵之事言天地祼將之事言宗廟天陽也以升煙為主地陰也以薦血為主人則有魂氣歸于天故焫蕭以求諸陽有體魄以降于地故祼鬯以求諸陰祼以味滋也求神出之致養焉凡下交乎上以陰中之陽上交乎下以陽中之陰蕭陰也而臭為陽鬯陽也而味為陰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大饗之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先王以祭祀之禮待賓客者所以致敬而神之也若今禮賓客祭酒是也大宗伯則攝而載祼則王命祼賓客而宗伯祼之也小宰凡賓客贊祼則贊大宗伯故也凡受爵之事則賓客所以酢主之爵凡受幣之事則賓客所以享主之幣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爵則大宰贊

王小宰又贊大宰然此言凡受爵凡受幣則大宰於幣爵之事無所不贊小宰所贊特于受爵受幣而已此大宰所以不言受而于小宰言之大宰不言受而此又言凡者葢大宰所贊特其禮之大者而小宰贊其所受非特其大者故言凡以該之

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

口實曰含衣服曰禭含禭所以贈死者幣玉所以為禮則喪荒俱有之喪荒有幣玉則賻贈賵委之物也

凡此皆諸侯所致之禮小宰則受之大宰不言則小宰專受之矣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

積時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為歲天之行也㧾一日之事而為之成㧾一月之事而為之要㧾一歲

之事而為之會人之治也日計謂之成一日之事終始于此而無虧焉月計謂之要一月之事貫集於此可揔而要焉歲計謂之會一歲之事揔集于此可曲而會焉積日成而為月要積月要而為歲會則歲會所揔之事其意若溝之有澮而衆水會焉若畫之有繪而衆綵會焉故日成掌於宰夫月要掌於小宰歲會掌於大宰尊卑詳畧之序也月終則會要之書成矣小宰則以官府之叙而受之與六叙以叙受其會蓋以治事與食之叙而受之也官府言其人謂之官府之叙則凡于官府之中其治事與食固有先後之倫矣歲會正掌於大宰小宰者大宰之貳故贊冢宰受歲會者冢宰之事也小宰則贊之而已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歲終則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

歲之宜則法之弊者當推而行之以致其通事之害者當變而通之以盡其利羣吏八法治事則事之宜否知之為已詳必有所致以告于上者焉大宰於歲終聽其致事小宰則令羣吏致事而已必小宰先令致事然後大宰得以聽之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狥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正月正歲皆縣法于象魏正月以王為主正歲以官為主此所以于正歲言帥治官之屬也狥以木鐸文事奮木鐸夫奮木鐸尚仁故也武事奮金鐸尚義故也有令焉必奮木鐸狥之者蓋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知也不使之皆知及犯令從而刑之是罔人而已故垂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觀狥以木鐸使有耳者皆

闕觀之已熟閱之已詳猶有犯焉宜刑之所取也此不言縣于象魏大宰不言木鐸相備也常刑則官刑也官刑謂之常刑以有常法存焉故也不用法則刑之所取故告以國有常刑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故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謂表而示之使之知禁之所在也令于百官府者乃王宮中之百官府也蓋百官有治事于王宮者既憲禁于王宮又明為告令使皆知之也各修乃職者令之各修所治王宮中之職也攷乃法則令攷所奉行之法以避憲禁也待乃事則其事有待王宮之政令焉故也命出于王人臣稟而行之令以聽王命則欲其疾於聽從故也致敬以事上謂之共苟有不共則事上

之職怠故告之以國有大刑也大刑則非特常刑於常刑又有加焉故告以大刑以宮刑宜嚴于官府今律宮殿中所坐比常法有加亦是意也賈捨于牛馬臣妾越逐不復與夫竊馬牛誘臣妾皆捨以常刑至于峙乃糗糧峙乃芻茭不逮不多則捨以大刑蓋事之輕則捨以常刑事之重則捨以大刑與此同意小宰先正羣吏然後可舉邦治其舉邦治也欲人各致其事故分職以辨之為其辨之有不舉也故又辦事以合之有辨有合則官府之治無不舉矣于是聽萬民之治所謂羣吏之治者以聽萬民之治為主已聽萬民之治矣于是弊羣吏之治焉若夫以法掌戒具贊幣爵祼將含襚幣玉之事則皆其分職辦事所治也至於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令羣吏致事則所治終焉觀治象以宮刑憲禁則所謂終則有始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

之位掌其禁令

朝有三治朝在路門外王日治事之朝也其位則司士掌焉所謂治朝之法則朝儀是也蓋其位則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及公卿大夫庶吏之位也司士掌其位宰夫又以朝儀之法而正其位使夫尊卑貴賤各止于一焉治以致其事皆謂之吏雖三公之尊亦或謂之為吏此先三公六卿大夫而從言羣吏則非大夫以上自士而下言之也宰夫既以治朝之法正其位因掌其禁令焉禁止其非法令使之有為小宰掌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宰夫掌治朝之法掌其禁令而不言正者蓋正朝儀之位則所謂正也以法正之則糾在其中矣

叙羣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治以致其事謂之吏所謂羣吏則凡有預于賔客之令臣民復逆之事者皆是也理其事為治下稟行為令下有事則治乎工上有事則令乎下大宰尊于賔客故大宰以禮待賔客之治賔客尊于羣吏故宰夫叙羣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上言而令之下聽而行之所謂順也上無所令而下有言乎上則為逆矣諸臣非無逆也以出納者臣之事故言其復而已萬民非無復也以民之賤不必問焉而以言故言其逆而已然則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所掌不同者蓋太僕小臣御僕皆王之左右前後所以侍御使令之臣而出入王命者也其所掌以復逆為主故以職之尊卑而分掌之若夫宰夫掌治朝之法故以事叙羣吏之治使待臣民之

復逆然則太僕小臣御僕所掌之不同皆宰夫敘之也蓋宰夫正朝位有其法則有以正朝廷而無內陵之患待賓客者有其治則有以懷諸侯而無外侮之變如是則內外無事矣然先王猶患臣志之不通而相疑民情之不達而下壅故使宰夫叙羣吏以待之則上下無蔽塞不通之事矣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百官府者合六官之屬而言之也有官府則有徵令有徵令則其所掌治之職不可以不辨也徵謂工有所召令謂下有所稟上以事而名乎下則有命下稟命而行則為令則自六卿而下無非因上之徵名稟令以申王命者也辨其八職使各有所掌凡以應工之徵令而已官尊則其所掌治者大而畧官卑則其所掌治者小而詳貴者則行以致治賤者則力以輔治如是則工之徵令無不舉矣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

正則六官之長以其屬之所取正焉故謂之正法則八法以其用之以治官府故謂之官法要則月計之書小宰所謂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是也尚其手以保焉謂之掌順而理之使有所從焉謂之治能從容制義以出法于己而正其屬者正也八法所以治官府則正之所掌以治其屬者也故曰正掌官法要則師之所掌而正治之故曰以治要若夫會則正之所掌而王治之矣故大宰受百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廢置在王則王治之矣書曰王省惟歲謂是故也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師也者其官屬所受教者也若小宰之於大宰小司徒之于大司徒是也官成則八成也凡則旬計也宰

夫所謂句終令正日成是也官成則師之所掌以經邦治凡則司之所掌而師治之蓋終始從事以作成于民而能教其屬焉則可與治凡矣故曰師掌官成以治凡然大宰八法先官常而後官成然後繼之以官法宰夫八職先官法然後官成而繼之以官常者蓋大宰以道而制法先貴而後賤所以明分于上也以法正之於後以道為主法非所先也宰夫率職以行法先民而後官所以達乎下也以法正乎其治則以職為守而法乃其所主也故其序不同如此

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司各自司其職事而有所辨者也若天官之宰夫地官之鄉師之類是也官法則八法所謂官法以正邦治是也正掌官法以治其屬司掌官法以貳焉而已目則日計日計則旅之所掌而司治之蓋以典為綱

以法為目司有所辨未能治綱者也掌官法以治目而已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衆而有所從謂之旅旅則六官之士是也六官獨于下士言旅此則合上士中士而言之常則八法所謂官常也數則所謂一二三四是也官常所謂聽官治而旅掌之一二三四之數則府史之所掌而旅治之蓋以變為無方以常為有數旅有所從未能御變故掌官常以治數而已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

藏才浪反

府則六官之府也府主蓄藏必有要書以為驗故掌官契契要書也其用以合驗為主故謂之契藏則凡所蓄聚之物府也者能守而不能行者也知合而驗之以為契是以能守也雖不能行而可與治藏矣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史則六官之史也夫六官之事衆矣心志所不能存言語所不能及則載而述之必有書史掌官書則于事無所不贊故曰贊治蓋正則治要師則治凡司則治目旅則治數府則治藏史則無所用治掌官書以贊之而已蓋史也者能文而不能實可以贊治矣故史之字從中從人以先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史所掌在下以助之故也

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

叙先後之倫也胥雖賤而在下足以統徒而養之故掌官中事治先後之叙也蓋治叙以有形名為叙以有分守為叙掌官叙以治叙者非所以形名分守也夫其叙以班之而已故掌官叙以治叙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徒給徒使之賤者能任徵令者也出令者以有道揆從令者以有法守掌官令者非以道揆法守也奉其令以傳之而已故掌官令以徵令八職之序正則所謂建其正者也師則所謂立其貳者也司則所謂設其攷者也旅則所謂陳其殷者也至于府史胥徒則皆庶人在官者之所謂置其輔者也令敘書契則府史胥徒掌之而不能無數焉以此數而日計之則謂之目以其目而旬計之則謂之凡以其凡而月計之則謂之要數則府之所掌而旅治之目則旅之所掌而司治之凡則司之所掌而師治之要則師之所掌而正治之此周官之八職所以始于正以治要夫積時以為日積日以為旬積旬以為月積月以為歲則天之道大成矣積數以為目積目以為凡積凡以為要積要以為會則王之道大成矣故太宰于歲終受百

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詔之所以掌之也廢置在王則非王莫治之也八職之序則以尊卑貴賤為先後故始于正而終于徒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

夫制治者法也行法者吏也吏有勤怠則功有美惡非立法以攷之則吏治無由而知矣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則吏之勤怠功之美惡無黜陟不明之患矣大宰出法以治之者也小宰守法以逆之者也宰夫循法以攷者也然宰夫所攷雖及于羣都縣鄙之治而其事則治官之事其法則治官之法五官所攷則弗預矣故不言以法而曰以治法也所謂縣者縣師所掌閭田之縣也宰夫所攷及于百官府羣都縣鄙則大宰所謂官府都鄙其為百官府羣都縣鄙可知矣

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冡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芳益反

夫利之所在僞實生焉無以計之則姦吏或得以肆其貪而國家無與濟其事故凡百官府羣都縣鄙財用之出入宰夫皆從而乘計之不言會其財用之出入而言乘者以一二三四計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言會欲知其別數則宜言乘今此欲知其失財用物辟名足用長財故言乘其財用之出入也失其所藏之貨賄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焉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則謂之失物辟名者財用出入皆不實也足用則用無不足而已長財則所藏入有餘焉善物則所作所受又無不善夫物有不可謂之財而財以物言也失財用物則失物非財以其既言失財故也言善物則特以物也

以其未嘗言善財故也所誅非特治官之屬也故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詔冢宰則賞可知矣然于誅則先財而後用者謹其入而後知其出故也故以先財為先于賞則先用而後財者慮其啇用而長財也故以足用為先也先王取財有義用財有式而有長財之賞者蓋先王制禮以謹財制其奢不制其儉故也言足用而後言長財則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没禮可知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式謂用財之式法謂治事之法具與薦羞則以式掌之戒與滌濯則以法掌之戒具則大宰之所掌之戒具是也小宰以法掌戒具所以贊大宰而宰夫又以贊小宰也薦謂所進醓脯羞謂內羞大宰言戒具而未嘗言法小宰言以法而未嘗言式此言式法者大宰道揆之官無與于法小宰雖謹法守而其職又尊

于宰夫故言法而不言式宰夫之職又卑於小宰故式法兼掌此尊卑詳略之辨也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宰夫從大宰而眡滌濯所以贊之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言凡禮事則其禮事固以五禮之事皆在焉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者此也祭祀則吉禮之事朝覲會同賓客則賓禮之事軍旅田役則軍禮之事禮事不一則其比敘之者亦非一官之所能獨治故小宰掌其具宰夫又從而贊之蓋財所以致禮物所以稱禮財不具則禮無自而進物不具則禮無自而行如此則比叙之者焉可一而足哉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朝覲會同賓客有大小之辨故言凡以該之牢禮之法謂多少之差與其時也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先王之待賓客有牢禮委積膳食賓賜飧牽所以昭其仁也所陳之物又皆有數所以示其義也仁主於愛故有以得四海之歡心義主於辨故有以正尊卑之名分方其未至則有委積已至則有膳獻飲食始至則有賓賜之飧牽至于饔餼燕饗又皆有牢禮其仁可謂至矣以其命而為之等以其等而為之數待公侯者不以待子男待孤卿者不以待大夫其義可謂盡矣待之以仁之至義之盡其事各有司存故牢禮之等數既掌于行人掌客而牢夫又掌其法焉其禮至嚴其事至詳先王之待賓客何其厚哉王所以待之

者既厚則邦國之所以報之者亦厚此所以一德以尊天子同心以宣王靈四鄰以睦王室以蕃者用此道也謂之牢禮之法者蓋牢禮則大行人所掌牢禮之等數是也牢禮之法則其掌之又有法焉牛羊豕謂之牢米禾芻薪謂之委積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則委積給賓客道路之用若上公五積之屬是也食之善者謂之膳若飲膳大牢之屬是也獻謂所獻於賓客者若上介有禽獻之屬是也夕食謂之飧牢生可牽謂之牽飧則飧五牢之屬是也牽則牽四牢之屬是也賓之飧牽則有司所共賓賜飧牽則王所好賜陳數則以爵等為之牢禮所陳之數也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

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周以正月之吉始和則歲終調制所當改易蓋周之季冬非夏時也歲會則歲計大宰之所受也月要則月計小宰之所受也日成則旬計宰夫之所受也宰夫治官之攷其職當贊大宰小宰故于歲會月要日成皆使羣吏正之也令正歲會則使入于大宰令正月要則既入于小宰令正日成則宰夫受之也以攷其治則按所入之計書而攷之也夫治之不明以文之不具也治之不行以實之不應也文具而實應則吏之功過皆得而知如數一二如辨白黑銷壞于黯暗之間者無有也滅裂于浮僞之際者無有也治不

以時舉者尚安能逃其責哉夫先王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治不以時舉則違時令而失其會罪莫大焉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王謹時其嚴如此則違時者法之所必誅豈容縱哉然大宰三歲大計吏治而誅賞此言告而誅者則不待三歲之久也告者或以告于上或以告于下故不言所詔而曰告而誅之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懲之以言謂之警束之以事謂之戒蓋易怠者人之情難制者人之行將欲使之循法而無違守法而無失警戒其可已乎然則以法警戒者使之各謹于用法也正歲小宰既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于百官府

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宰夫又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者蓋贊小宰而令之故也小宰令脩乃職待乃事此于事言脩者蓋待以事其事有待于王宮之政令脩則使之脩所待之事而已待乃事則令之于未有為之前脩宮中之職事則令之于已有為之後小宰宰夫之所令以相備而已然小宰言攷乃法此不言宰夫既以法警戒羣吏故不復言法也能者才之用良者善之至人有才性因其才而充之則至于能人有善性因其善而充之則至于良然則能者善于事矣良者善于行矣書所以識之也告于上將以賞之也然必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歲終會其行事然後宰夫得以攷其會正歲書其能者良者以告于上良者書之賢可知矣

周禮詳解卷三